

通訊處：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

# 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

## 目錄

日本的臨時國語調查會官制	大虎譯
關於里、ㄹ、ㄲ、ㄷ的討論	韓慶三
歌謠譯註	王冀發

## 日本的臨時國語調查會官制

(一九三一年)

大虎譯

- 第一條 臨時國語調查會屬文部大臣監督，調查普通使用之國語。
  - 第二條 臨時國語調查會以會長一人，委員三十五人以內組織之。
  - 前項定員之外，必要時得置臨時委員。
  - 第三條 會長，委員及臨時委員，依文部大臣之奏請，由內閣任命之。
  - 第四條 會長總理會務，報告調查之結果於文部大臣。
  - 會長遇事時，由文部大臣指名之委員代理其職務。
  - 第五條 會長得於會議陳述意見，加入表決。
  - 第六條 文部大臣依必要或會長請求時，得命文部省高等官及其他認為適當者出席會議，陳述意見。
  - 第七條 臨時國語調查會之議事規則，由文部大臣定之。
  - 第八條 臨時國語調查會置幹事，依文部大臣之奏請，由內閣於文部省內高等官命之。
  - 幹事承會長之指揮，整理庶務。
  - 第九條 臨時國語調查會置書記，由文部大臣命之。
  - 書記承會長及幹事之指揮，從事於庶務。
- 附則  
本令自布日施行。

譯記 這是從日本內閣官房（等於行政院秘書處）記錄課於昭和二年度編纂的『現行法令輯覽』裏抄出的，時在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一月，看了『教育法令彙編』裏的國語會規程之後。日本文部省六局（等於教育部的司）之一的圖書局，其職掌的最後一項是國語調查，同時有這調查會的設置，而名稱有『臨時國語調查會』和『國語調查委員會』的差異，大約是由於時間上的前後關係。查這輯覽的昭和三年度追錄裏，沒有別的記載，而明治三十八年規定的『教科書檢定，編纂之文法上容許事項』，其理由書裏有上

述後一名稱，即委員會字樣；或或這臨時會倒反而是在後的。至於這會在昭和二年，三年後有何變更，也一起待考。再就我所知，這會的書，有在書店名『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出版的，這書店在東京的京橋區銀座一丁目。個人近來正注意這個。二十三日之夜，在南京，大虎。

## 關於里、ㄹ、ㄲ、ㄷ的討論

韓慶三

這是一篇咬舌子的話，咬舌子即里、ㄹ、ㄲ、ㄷ 四個音說不清楚的人。

我是個咬舌子。為甚麼說我是個咬舌子呢？因為我說話說不清楚。但我不是一切的話音都說不清楚，是有幾個音說不清楚。是哪幾個音呢？就是國語裏里、ㄹ、ㄲ、ㄷ 四個符號所拼切的那些字音。

凡用里、ㄹ、ㄲ、ㄷ，所拼的字，不但是我一個人說不清楚，我的小孩子也是如此，這恐怕是受了我的傳染了吧。在好些不咬舌子的地方，也時常見到咬舌子很不少，雖然究竟有多少，尚不曾統計過。

以地方而論，在我們山東省內一大部分是咬舌子。何以見得呢？就說我們山東省黃河以北，即出東北部，禹城，平原，德州，臨邑等處，他們叫「老師」不叫國音 ㄹㄠㄣ，而叫 ㄹㄠㄣ，說「吃飯」不叫國音 ㄲㄜㄣ，而叫 ㄲㄜㄣ。可見此等地方的人對里、ㄹ、ㄲ、ㄷ 是說不清楚的了。又山東東部，即膠東一帶，登州，萊州，煙台，萊城，石島，膠州，即墨，高密等處，他們對於用里、ㄹ、ㄲ、ㄷ 所拼的字音，也是說不清楚，如「榮城」二字，他們不叫 ㄹㄨㄥㄜㄣ，而叫 ㄹㄨㄥㄜㄣ，或叫 ㄹㄨㄥㄜㄣ，及 ㄹㄨㄥㄜㄣ，「日照」不叫 ㄹㄨㄣ，而叫 ㄹㄨㄣ，或 ㄹㄨㄣ。又魯南，即山東南部，曲阜，滕縣，曹州，一帶的人，說「讀書」不叫 ㄲㄨㄣ ㄲㄨㄣ，而叫 ㄲㄨㄣ ㄲㄨㄣ，「喝水」不叫 ㄲㄜ ㄲㄨㄣ，而叫 ㄲㄜ ㄲㄨㄣ，「說話」不叫 ㄲㄨㄣ ㄲㄨㄣ，而叫 ㄲㄨㄣ ㄲㄨㄣ，「日頭」不叫 ㄲㄨㄣ，而叫 ㄲㄨㄣ，「事情」不叫 ㄲㄨㄣ，而叫 ㄲㄨㄣ。此乃我所知道的山東地方，對於里、ㄹ、ㄲ、ㄷ，所拼的字說不清楚的。

以他省而論，先說河北省，如滄州，泊頭，冀州，天津，武清，楊村，唐山，保定一帶的人，他們說里、ㄹ、ㄲ、ㄷ 所拼的字，也就變成別的音了，如天津人說「慶事」，不說 ㄲㄨㄣ ㄲㄨㄣ，而說 ㄲㄨㄣ ㄲㄨㄣ，「吃飯」不說 ㄲㄜㄣ，而說 ㄲㄜㄣ。

河南省內，考城，開封一帶的人，也跟我們山東南部曹州，曲阜說得差不多，對於里、ㄹ、ㄲ、ㄷ 說不清楚。陝西人說「水」字不讀 ㄲㄨㄣ，而讀 ㄲㄨㄣ，說「書」字不讀 ㄲㄨㄣ，而讀 ㄲㄨㄣ（見注音符號總表）。江蘇常州閩號分表內無里、ㄹ、ㄲ、ㄷ，四個符號。廣州閩號分表內也無里、ㄹ、ㄲ、ㄷ 四個字。

以上所說乃是我知道的地方，對於里、ㄹ、ㄲ、ㄷ，所拼的字，說不清楚者，我不知道的地方恐怕還有。

再說外國人對於里、ㄹ、ㄲ、ㄷ，所拼的字如何？當我以前在青島的時候，我常跟日本人高麗人一塊兒說中國話，他們對這些音，只是說不清楚；又與西洋人一塊兒說中國話，他們對於這些音，也是如此。（中略）

例如英文中讀里、ㄹ、ㄲ、ㄷ，的音，也不多見，或有之，亦變別音矣。

如里	英文 J	變音 H
Japan		ㄲㄨㄣㄲㄨㄣ
Jar		ㄲㄨㄣㄲ
Jab		ㄲㄨㄣㄲ
June		ㄲㄨㄣㄲ
Jneg		ㄲㄨㄣㄲ
ㄹ	英文 ch	變音 C
chair		ㄲㄨㄣㄲ
chalk		ㄲㄨㄣㄲ
chief		ㄲㄨㄣㄲ
ㄲ	英文 sh	變音 S 或 T
ship		ㄲㄨㄣㄲ
shop		ㄲㄨㄣㄲ
shot		ㄲㄨㄣㄲ
shower		ㄲㄨㄣㄲ
ㄷ	英文 R	變音 R 或 M
Race		ㄲㄨㄣㄲ

Ran        ㄖㄢ  
 Rand      ㄖㄢㄉ  
 Rank      ㄖㄢㄎ

由上看来，我們要想全國人便於學國語計，為全世的人便於學中國國語計，可否將這不容易說的ㄖ，ㄐ，ㄑ，ㄒ，取消，把原來用這四母拼切的字改變拼法，請貴會核奪一下。那麼這些ㄖ，ㄐ，ㄑ，ㄒ，所拼的字音將歸哪裏去呢？下邊有變音表請看一看。

ㄖ，ㄐ，ㄑ，ㄒ，的變音表

ㄖ — ㄖ 或 ㄓ  
 ㄖㄨ — ㄖㄨ 或 ㄓㄨ  
 ㄐ — ㄐ 或 ㄑ  
 ㄐㄨ — ㄐㄨ 或 ㄑㄨ  
 ㄑ — ㄑ 或 ㄒ  
 ㄑㄨ — ㄑㄨ 或 ㄒㄨ  
 ㄒ — ㄒ 或 ㄓ  
 ㄒㄨ — ㄒㄨ 或 ㄓㄨ

二三，一，二三，於濟南郵局。

編者按：韓先生這篇文章，是他個人的意見來同本會討論。他的熱心與誠懇的態度，使我們不能不誠懇的答覆。而這種答覆，實有公開的必要。因為社會上還有許多與他意見相同的人，正可以讓韓先生給他們帶出些答覆去。韓先生以「咬舌子」的名義，代表「咬舌子」們，與本會來討論，即使與我們的意見不一樣，我們也十分願意向他說明我們的意見。而那些「自以為是」的咬舌子，理直（？）氣壯的發表長篇大論；援古證今，扯東拉西，神聖自己而狗屁一切者，則本會所向不敢答覆者也；現在，公開的答覆韓先生，亦使那些人們知道本會非不喜歡討論，只是有時為盛氣所凌，則相應不理也。世有如韓先生之虛心誠懇者乎？本會固歡迎之至也。

我們以為韓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問題，應該分兩方面來說明。

(一)不能發ㄖㄐㄑㄒ之音之處很多，在國語裏可否取消這些音；倘使我們說不可以，那就要問(二)「咬舌子」學國語的不方便怎麼辦？

我們先說ㄖㄐㄑㄒ可否取消。不可以。為什麼？因為國語必須確定一個地方的方言為標準（這種理論，早有人發表過很透澈的文章，不必再說），那麼國語的字音，便應當完全依照這種方言的系統。國語的標準語是北平語，所以凡北平語中所有的音，當然都不能取消。北平語音裏有ㄖㄐㄑㄒ，所以這四母不能取消，拼法不能改變。（這還是照現在的標準語說，其實當初定字母之時還是由全

## 歌 謠 譯 註

王 真 發

條帶疙疸金黃鎖

條帶(1)疙疸金黃鎖

條帶疙疸金黃鎖，  
 起小俺娘恩養着。  
 鋪的鋪，蓋的蓋；  
 枕頭櫃，麻壓着。  
 起小吃的娘家飯；  
 長大做的婆家活；  
 人家底地唱掃光，  
 人家底風匣車拉長，  
 人家底咕咕(2)哨百糠，  
 人家底老頭兒嗚叫爹，  
 人家底老婆兒嗚叫娘，  
 人家底籠蓋兒嗚伸床。

Tyauhuh geda jin hwang suoo,  
 Chii sheaul aan niang enyeang jwo.  
 Puhde pu gayde guoo,  
 Jeentou juan sy ia jwo.  
 Chii sheaul chude niangjia fann,  
 Jaang dah tzuohde porjia hwo.  
 Renjia de dih, tzarn sao guang,  
 Renjia de fengshya, tzarn lha charng,  
 Renjia de lhex, tzarn woa kang,  
 Renjia de laotour, tzarn jiauw die,  
 Renjia de laopori, tzarn jiauw niang,  
 Renjia de biegaul, tzarn shen chwang!

註：——  
 (1)「條帶」依方言音注。又「風匣」(風箱)，「百」，「養」(疑後有「我」字)，皆依方言注。  
 (2)「咕咕」是呼「豬」之聲，此處的意義，即指「豬」也。

國各地代表開會決定的，代表之中也有不少「咬舌子」。

那麼，「咬舌子」發這四個音不方便怎麼辦呢？不必管它。為什麼呢？因為既確定一種方言作標準，各地的人來學習它，這「不方便」是無可避免的。如果把ㄖㄐㄑㄒ四母取消，「咬舌子」固然方便了，可是「非咬舌子」一定覺得不方便。例如ㄖ母取消之後，我就很以為不方便。而現在這些字母，除ㄖㄐㄑㄒ之外，還有許多音對於某個地方的人是不方便的，例如ㄌㄝ之分。誠然，韓先生說是為「多數」着想，就算ㄖㄐㄑㄒ的不方便是「多數」的，也不能取消，原因是一經取消這四母，國音的音系就沒有確定的「標準」了，那麼必然又有人主張公平待遇，取消他們發音不方便的字母。總而言之，國音須有「確定」的標準，求「公平」是不可能的。

再說，不方便也「不要緊」，因為不方便不一定是絕對學不會。韓先生本來是「咬舌子」，現在我猜想他已經學得不「咬舌子」了。就是學不會，那也「不要緊」，因為無礙於「國語統一」。說到這裏，我們應當把「國語統一」再解釋一下。有些人常把「統一」兩個字看得太嚴重，以為各地的人說的話「完全」一樣才算統一，其實「不必」。全國人的語言「完全」一樣，是國語統一的理想目標，作得到豈不甚好？只是事實上作不到。這話說破了好像有點「洩氣」，可是儘管不說出來，事實也是如此。那麼怎麼才算「統一」了呢？全國有一種通用的標準語，全國人都會說這種標準語，說出來，能夠互相聽得懂，就算「統一」了。

「咬舌子」學國語，是可以學得叫「非咬舌子」聽得懂的。何以證之？很容易。在不「咬舌子」的地方，要有一個「咬舌子」，他說話，別人也聽得懂；小孩兒們很多是「咬舌子」，可是他說話也能叫「非咬舌子」聽得懂。原因何在呢？因為語言的達意（即叫人聽得懂），不單靠語音，「咬舌子」說話，儘管音（尤其是聲母所代表的音）說得不好（甚而至於不對），還可以聽得懂，就是靠韻母的調；此外還有語詞，句法，語氣，種種，也是達意的要素。幾個聲母說不好或說不對是個「小」問題，不要緊！

總之，(一)國語須有一種方言作確定的標準，國音以這種方言的音系為標準，不可遷就另外一種地方的言去增刪；國語統一運動就是使全國人都會說這種標準語，說得能互相聽得懂，有幾個音說得不好或不對，還有別的方面，可以幫助他聽得懂，不大要緊。

至於韓先生所舉英文 R 變音，實際中國另一種「咬舌子」所發，非英音本如此也。shop 讀 ʃɒp, shoe 讀 ʃu:，恐更係誤讀。